

續俠隱記

大仲馬(Alexandre Dumas, 1803~1870)以他雄壯氣魄與豪爽性情來支配作品中人物的活動，「俠隱記」中，在達太安三十年宮廷浮沉的生涯裡，可見俠士的勇、劍客的險，國王的明、主教的陰；皇后的戀情別具冒險，宮女的詭計更叫人暗自稱奇。



世界文學全集 ④⑥

續俠隱記

大仲馬 / 著

書華

世界文學全集

L046

續俠隱記

發行人／林弘志

社長／張坤山

主編／黃慧隆

原著／大仲馬

編選／書華編輯部

管理部／邱端菊

發行部／蘇榮泉

出版者／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

電話：2231327～9

郵撥：0507053－1

總經銷／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69巷36號

電話：3946693代表號

郵撥：0578690－5

印刷所／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

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

電話：2231327～9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台業字第2146號

初版中華民國75年元月 定價180元

書華版權・翻印必究

致讀者

張坤山

——經營者的話

文學是人類文明中最珍貴和偉大的傳承之一。千百年來，文學創作已如天星、已似花海。雖然經歷了不計其數的戰亂與世代更迭，而文學仍始終矍鑠如昔，甚至因時代的流逝而累積得更豐碩，歷練得更晶瑩。

我從事印刷的工作，已有三十餘年。在這三十餘年中，自有許多無由宣說的艱難與辛苦。但是，每當聽到印刷機滾筒轉動的聲音，我就會彷彿受到音樂的感染一般，湧起一份不可思議的喜悅。作爲一個印刷人，忝爲文化界的小小先鋒，把最好的文學作品，以最精美的印刷和最合理的價格，呈獻給讀者，呈獻給社會，作爲對文化界的小小回饋，一直是我最大的心願。

經過長久的籌備，請益了許多出版前輩，雖然明知前景多艱，但爲了實現這份心願，我們毅然決然投下重金，禮聘數位國內知名的編輯及藝術工作者，爲我們整編並精製封面，以保護視力的二十五開本，有計劃、有風格地出版文學系列書籍，期望在我們爲出版史留下腳印的同時，也給廣泛的讀者和文學工作者，一個更爲遼闊的文學視野。願讀者和我們一樣珍視它，愛護它。

「本本皆好書，書書皆精華」就是書華堅持的經營理念，也是我們呈給書香社會的一點點心意。現在我以最誠摯的心情，把這個系列獻給我們的讀者和社會，並謙卑地等候批評和鞭策。

1

紅衣主教

在法國紅衣主教府中的書房間裏，放着一張大桌子，許多公文書本，擺在桌子上面。桌旁坐着一個人，在那裏托腮沉思，想得很入神；他的背後就是壁爐，爐裏火光熊熊，照着那個人身上的衣衫；桌上的燭光，照着他的臉。他身披大紅袍，袍緣鑲着花邊；他獨坐了好久，縐着眉，臉容蒼白；房裏很靜，一無聲息，只有衛兵在門外踱着的腳步聲。

原來這間房子，就是前任紅衣主教李却立的辦公處，如今李却立早已逝世，他的後任不及他萬一，只可算得他的影子。而且當時法國的情形很混亂；法國的威望掃地而盡，君王的命令不出國門，內則國裏的世爵大臣謀叛，外則鄰國的軍隊侵入邊境，只要看看主教府裏的情形，現任的主教毫無能力，也可概見。府裏的地方很寬敞，房間也不少，卻沒什麼人；院子裏雖然有好多衛兵，客廳廂房甬道各處却無片影。全巴黎城的人，都不肯擁護主教，很藐視他的權力；外面民衆常常放槍，——那時候民衆也有了火槍，雖然不是辱沒了火槍，却常在街上亂放，好像是要給瑞士傭軍和別的軍士看，叫他們明白現在的民衆也知道反抗了。

主教府裏的那個紅衣人，不是李却立，是繼任李却立的馬色林(Mazarin)。

馬色林獨坐在房裏，彷彿躊躇，他既無方法，又沒能力，去應付目前的危機。只好自言自語說：「他們攻擊我是個異類，是個意大利人，我如果再不聞問，真是無法無天了。他們真是傻瓜，他們不

曉得這個意大利人，雖然說法國話不十分漂亮，却並不是他們的仇人，那些能够說道地巴黎話的，常拿好話去誑騙他們的，那班人才是他們的真仇人。」他說到這裏，臉帶微笑，說：「我也知道：月盈則虧，得了權勢是常有危險的，但是他們却該明白我並不單是個寵臣。愛賽克手上戴了一個極好的鑽石戒，原是王后給他的，我手上戴的戒指，一無足奇。上面只刻着名字和年月，却是在王宮教堂裏給的，難道他們就瞧不起我？他們只管高叫着，要驅逐我，那裏知道我會弄得他們鬼哭神號；有時我有方法，叫他們喊包福萬歲，我不久會再設法，叫他們喊王爺萬歲，又過幾時，我會叫他們喊議會萬歲。現在包福還在望桑，將來總有一天，王爺們也要和包福一樣，嘗嘗鐵窗風味。還有議院……」他說到這裏，露出恨恨的樣子來，說：「我將來要打算怎樣對付議會。我們現在有奧令斯和美搭吉幫忙，我慢慢來收拾他們；現在他們高叫驅逐馬色林，我看不多時候，他們就要倒戈自謀。各人的環境本來不同，從前李却立上位的時候，受盡咒罵，等他死了，沒有人不說他好。但是李却立所處的地位，有時比我現在所處的還要壞呢；況且當日他常常被貶，有幾次他甚至以為被貶之後，永遠不會再起用。好在如今王后是永遠少不了我的，倘若我被民衆趕走，讓他們，王后也是要讓的；讓我等着，看他們百姓沒得王上、王后，他們怎樣生活。假使我是個法國世家子弟，不是個外國的人，……」他說到這裏，想得更有味了。

原來馬色林主教現在的地位，爲難到了極點，那爲難的情形，有增無減。他爲人既小器又貪得，抽收稅款，不免苛細，民衆都受不住；民衆血汗絞乾，只剩靈魂，靈魂是不能賣錢的。主教增加苛捐雜稅，說是充軍餉，還拿打勝仗的話騙百姓，時常有捷報，但是捷報是吃不飽的，民衆叫苦連天。馬色林不獨苛待百姓，還苛待縣官；那時候的縣官，都是捐資買來的，主教一連賣了十二個缺，一面減少他們的薪俸，這班縣官心裏痛恨，聯合起來，不許主教再做肥缺買賣，也不許宮裏再收刮他們的錢。

，他們共同訂約，如果同盟內中有一個人因違抗被革職，大眾合力援助。

可是民衆也不該那樣對待政府。那年正月七日，政府要增加巴黎居民重稅，就有七八百家商人聚會抵抗，公推十位代表人，到奧令斯公爵那裏去請願。這位公爵，最好沽名釣譽，自然接見他們。代表發言說：『他們一致公決，不納新稅，如果政府派人去征收，民衆一定抗捐的。』公爵聽了，好言安慰他們，他的話說得十分動聽，應許代他們向王后說。他們臨走的時候，公爵說了一句現成話，那是：『我們看有什麼法子再說吧。』正月九日，他們又公推幾位代表，去見主教，其中一位代表，話說得很堅決強硬，連主教也出乎意外，只好說了些安慰的話，叫他們走了；他那句安慰的話，和公爵說的一樣，也是『我們看有什麼法子再說吧。』因為要討論什麼辦法，政府就召集一個大臣會議，請了財政大臣出席。

財政大臣但摩利，因為職司財政，做了民衆攻擊的目標，此外也還有恨他的緣故。原來但摩利的父親叫巴的赤，是里昂的銀行家，他因為破產，後來就改名但摩利。從前是李却立主教保薦給路易十三做財政部的次官，叫他改了名，而且替他吹噓一下。那時王上說：『他做這個官倒也不錯。我原要個妥當可靠的人補這個缺，先前傳說，你要保舉那個光棍巴的赤，我很不願意，還是讓他補了。』李却立主教說：『陛下別多心。陛下說的那個巴的赤，早已問罪正法了。』王上說：『辦得不錯。你可知道百姓給我個徽號，都叫我作公道路易，是有道理的。』於是王上簽了字，委派但摩利做財政部次官，也就是方才提起的財政大臣。

開大臣會議的時候。但摩利匆促趕到，面容慌張難看，他說是他的兒子，幾乎被人謀斃。民衆見他夫婦出門，豪奢已極，當街就攔住他，任情羞辱一番。原來但摩利初來巴黎，一貧如洗，身上只有二十個法郎，現在分家，幾個兒子共總分了九百萬法郎，自己留下的每年還有四萬法郎。那天，街上

的亂民，看到他的兒子，有人就這樣說，把他捉了，壓榨起來，把他所吃的金錢，都要擠出來。他幾乎遭了毒手。但摩利因為這件事，心慌萬分，不便議事，會議毫無結果。到了次日，會長莫禮算是法國最有膽子的人，也被民衆痛罵；莫禮告訴民衆：如果他們不奉王法，還要搗亂，他就要在大街上搭起絞人的架子，殺一儆百。民衆們答他說，希望趕快搭起架子來，他們就可以把刮地皮的官明正典刑。

巴黎這時已經滿城風雨。那一天是星期六，王后到聖母教堂，有二百多個女人跟在後面，吵着要還她們一個公道。那班女人自然做不出什麼大事，不過要求王后可憐她們。於是王后的兵衛，把那些女人趕散。王后絕不介意，毫不理睬。那天下午，又開會議，議定要彈壓亂民，保全王法，決定第二天——正月十二日——開議會。

那天日裏，法王路易十四——那年才十歲——剛好天花平復，藉口到聖母教堂謝天，派了禁兵、瑞士兵、火槍手，警衛王宮左右河邊，和新橋等處。王上從教堂出來，到了議會，不獨沒有收回增稅的上諭，反而那天頒發了五六條害民的新上諭。議長白朗，原站在政府一派，現在看見不妥，就連合議員，竭力反對新稅。王上頒了上諭之後，就回宮去，沿路有許多民衆，在那裏看，知道王上才從議會回來，不知道王上是幫民衆，還是幫政府，苛待百姓，沒有一個喊萬歲；人人臉色冷淡，有幾個人還敢怒而不敢言的。王上走過之後，街上的兵，仍舊戒嚴，因為恐怕民衆知道頒了新上諭，又要暴動。果然民衆知道王上所頒增稅的上諭，立刻聚了許多人，在那裏罵主教，喊着：『推倒馬色林！』同時却恭維議長和議董，喊道：『巴路士萬歲！白朗萬歲！』民衆知道這兩議紳顧到民間疾苦，雖然沒把王上勸回頭，也很感激的。

當局恐怕暴動，就設法來彈壓，誰知民衆不散；於是就派禁兵和瑞士兵，到聖丹尼街，和聖馬丁

街，因為那兩條街聚的民衆最多。接着巴黎市長進宮覲見，報告說，如果兵士們不撤退，兩小時內，巴黎民衆就要暴動。正在商議間，禁兵營的副官孔明則進來了，制服破碎，滿面流血。王后見了，大吃一驚。衆人也十分着急，問是何事。副官說：禁兵一到街上，民衆就狂怒起來，警鐘大鳴，他想殺一做百，就捉了一個爲首的，吩咐部下立刻送去正法，禁兵正拉那個人去，民衆就在街上攻打禁兵，刀斧亂舞，石如雨下。打得落花流水，爲首的逃了，跑到某街上，躲在別人家裏，關緊大門，禁兵打開了門，偏找不得。鬧到這裏，副官帶了禁兵，先回宮稟報。他們回宮的路上，許多暴民跟着他們；他的人有好幾個受了傷，也有斧傷的，也有石傷的，副官自己肩間受了石傷。

政府毫無辦法，主教只好布告安民，說明兵隊站街，不過臨時戒嚴，立刻就要撤退的。下午四時，果然實行撤退；王宮左右，派了小隊把守，瑞士兵，火槍手，都在院子和樓下。大家都很耽心事，不知道要鬧到怎樣。這個就是作者開卷說馬色林時候的情形。

主教一個人獨坐在書房裏，一心盤算着怎樣對付民衆的暴動。忽然間他抬起頭來看看鐘，正在六點鐘，他立刻吹了兩聲口哨，帷幃後面一道私門打開了，走出一個黑服的人來，悄悄地站在主教坐椅的背後，聽候吩咐。主教知道是跟班，也不回頭，說：「白諾，那一個火槍手在府值班？」白諾說：「黑營。」主教問：「是那一部？」白諾說：「屈維帶的。」主教說：「廳裏是那一位軍官？」白諾說：「達太安。」主教說：「聽說他能幹得很？」白諾說：「不錯。」主教說：「你去找一套火槍營的制服，讓我穿了。」跟班出去了不久，把制服拿來，主教卸去身上的長袍，換上火槍營的制服，打扮得很好看；他穿好了，說：「你請達太安進來。」跟班靜靜的從大門走了出去。

主教在房裏，獨自對鏡，很覺高興，這時候主教，不過四十六歲，身段壯健，比平常人是要高一點，漂亮的臉上，眼光奕奕有神，鼻子略大些，眉心很寬，卷曲的頭髮，帶着深黃色，額下的鬚很整

齊；他低頭看看自己的一雙手，——那雙手，他平日非常寶愛，——他脫去皮手套，戴上一雙絲手套。這時候門開了，跟班回報：「達太安來了。」接着一個軍官進了房。這位軍官年在四十左右，身材修短合度，兩眼閃閃逼人，鬚髮本來是黑的，現在有點灰白了，或者黑頭髮的人，飲食過分考究或不考究，頭髮都會改色。達太安進了房，立刻就記得重遊舊地，好幾年前見過李却立主教。達太安才進來，忽然看見一個他部下的火槍手，仔細打量，才知道是化裝的主教，就恭敬地站在那裏。

主教小心地看達太安，好半晌才說：「你就是達太安？」達太安說：「是的。」馬色林眼光還打量着他，看他精神煥發，很是個能耐的人。達太安可以說飽經世故，只管隨他看，一點不覺躊躇。後來主教說：「我要你跟我一起走，其實是我跟你一起走。」達太安說：「遵命！」主教說：「我要聽王宮四周的軍隊怎樣佈防，你看我這趟危險嗎？」達太安很詫異的問：「危險？可有什麼危險？」主教說：「聽說民衆要暴動。」達太安說：「民衆對於御前火槍營，非常驚畏，如果他們要動手的話，我只要手邊有三四個火槍手，我們就可以把一百個暴民趕跑了。」主教說：「難道你不曾知道孔明則受了傷嗎？」達太安說：「孔明則是在禁軍營，不是在火槍營的。」主教微笑地說：「你可是以爲火槍營比禁軍營好嗎？」達太安說：「賣酒的總不說酒酸呀。」主教說：「我倒不是這樣，我脫了自己的衣服，換穿了你們的制服。」達太安說：「主教太謙了！」又說：「據我愚見，如果我穿了主教的袍子，我萬不肯去換穿別的衣服了。」主教說：「可是今晚穿了主教的袍子，實在不必，你以爲怎樣？白諾，把我的帽子拿來。」跟班去帶來寬邊的軍帽，主教戴好了，回頭對達太安說：「你可備有馬匹嗎？」達太安說：「常有鞍轡配好的馬。」主教說：「很好，我們走吧。」達太安道：「主教想要多少人護衛？」主教說：「據你說有四個人就好抵拒一百個暴徒，我們也許會碰見二百，你帶八個人吧。」達太安說：「遵命。」主教說：「好了，我們走吧。且慢，我們還是從這裏出去罷。白諾，

拿燈照我們。」跟班拿了燭，主教從抽屜裏拿出一把鑰匙，開了一道通秘室的門，兩個人相隨出了房，不到一會，就到了王宮的郊場上。

2

夜巡

十分鐘後，這一隊人到了邦街。這街是在李却立主教所蓋戲院的後面，李却立自己編過一齣著名的劇本，就在這戲院裏上演的。馬色林酷嗜歌曲，以前也曾叫人預備在這戲院裏唱大歌劇，法國的大歌劇，就是在那時起源。這時街上的情形，混亂不堪；流氓們成羣結隊，在街上走，看見了兵，就顯出輕蔑的神色，只要稍不如意，就要打禁軍，隨時隨地在那裏挑畔。達太安方才說的話，並不準確。從聖丹街傳來斷續的槍聲，又不多時，無緣無故在那裏警鐘亂鳴。

達太安看見街上行人，雖然紛紛擾擾，却還沒有成亂，也就照常的在街上走；恰巧街中聚着一羣人，達太安也不跟他們招呼，只管同着他們走，那些人好像知道達太安不是好惹的，分開路讓他們走。主教本來是小心翼翼的，看見達太安勇敢大膽，不禁十分佩服。到了沙鎮地方，那裏的守衛兵，阻擋他們，問他們口號，達太安說了口號，就問可是孔明則把守這裏；衛兵指了兩個軍官給他看。有一個軍官騎了馬，馬旁站着另一位，這位就是孔明則。達太安回頭對主教說：『孔明則在這裏。』馬色林上前去，達太安跟着，那兩個軍官認得主教，行了敬禮，主教喝采，對騎馬的軍官說：『紀討，你今年六十四了，正是老當益壯；你跟這少年說什麼？』紀討說：『我跟他談我少年時代內亂的傳說。現在的光景，愈來愈壞，我們恐怕不久就要看見聖丹尼、聖馬丁兩街，都要攔塞起來了。』主教說：

「孔明則以爲如何？」孔明則說：「我以爲要立黨作內亂，總得有個領袖，才能成功；況且時局是說不定的。」紀討說：「不然，他們現在已經組織擲石黨了。」主教問：「什麼叫作擲石黨？」紀討說：「這是他們的黨名。」主教說：「我要知道這個黨名的來歷。」紀討說：「有一天，某議員說，現在這班暴徒，很像巴黎街上的小孩在溝裏擲石子，巡警來了，就躲起來，巡警走了，又聚攏再擲；所以他們就自稱擲石黨。現在一切東西，都加上這個名目了；麵包、帽子、手套、扇子，都加上擲石黨三個字的名稱。你聽聽，——」他說到這裏，沿街樓窗上有人在那裏唱擲石黨的歌，高喊：「反對馬色林！」孔明則說：「讓我來敬他一槍！」正要取出手槍，馬色林道：「別動手，不要介意吧；我曉得法國人的脾氣，他們肯唱，就肯拿出錢來。方才紀討說，從前內亂的時候，他們什麼都不唱，只唱馬賽曲，所以事情不可收拾。紀討，我們走罷，看看昆士門守得怎樣。」他擺了擺手，拍馬回到達太安等一隊裏。

達太安帶着火槍手前進，主教和紀討緊跟在後。孔明則目送主教走遠，自語說：「是的，主教只要他們肯納稅，別的全不介意。」

馬色林同着衛隊走着，聽得路人議論紛紛，都是講新頒的上諭，說是王上害國殃民，他們全咒罵着主教，却很恭維白朗和巴路士兩個人，還說要在奧令斯公爵和貴族面前稟訴。達太安却是從容自若的穿過人羣；馬色林和紀討說話，都是很低聲的，衛兵們不發一聲。不久到了昆士，紀討喊住一個下級軍官問：「可有什麼事情？」那軍官答：「統領，這裏並無事故。我倒是不放心那邊的大宅。」他一邊說，一邊指着那所大宅。紀討說：「那間是蘭布里府。」軍官說：「什麼府我不知道，我只看見有好幾個面生可疑的人進去。」紀討笑着說：「那面生可疑的傢伙，不過是幾個詩人。」主教道：「紀討你說話留意，我不許你看輕詩人。你得明白，我少年時代，也是個詩人。」紀討說：「大人，你

做過詩人嗎？」主教說：「是的。你想聽聽我的名句嗎？」紀討說：「可惜我不懂意大利話。」主教說：「法國話，你總該懂的了。我相信我用法國話下令，你是遵辦的。」紀討說：「當然。只要那是奉王后的命令。」主教咬牙說：「是的，我知道你是忠於王后的。」紀討說：「我統帶王后的禁軍，已有二十年了。」主教說：「這裏也沒有事，達太安，我們到別處去吧。」

達太安等再前進，到了聖洛，是王宮的第三個要道。這一帶非常冷僻，主教問是那個把守。紀討說：「威貴。」主教說：「請你去告訴他。從前我叫你去捉包福公爵，他十分生氣，他說他是統領王上禁軍，應該是他去的。」紀討說：「我早已聽到過的。我告訴他說錯了，也有好多次。只因為那時王上才四歲，他怎能下令呢。」主教說：「本來我也可以派他的，可是我以為派你好。」紀討不答，上前叫衛兵去請威貴來。威貴一見面，喊道：「紀討，是你嗎？你來這裏有什麼事？」紀討說：「我請你出來，有話相詢，這裏還安靜嗎？」威貴說：「絕無動靜。什麼都沒有；民衆們只高呼王上萬歲，打倒主教，我們也聽慣了。」紀討笑着問：「你也附和他們嗎？」威貴說：「平心而言，我倒很想跟他們喊。我想他們的口號有理，我寧可不領五年的薪俸，却願王上加長五歲。」紀討說：「爲什麼要王上加長五歲呢？」威貴說：「王上變作成人，就可以自己親政了。從亨利四世的孫子，當今的王上那裏奉號令，比從馬色林那裏奉號令好多了。我極願爲王上，犧牲性命。如是爲了馬色林犧牲，和孔明則今天一樣，幾乎送命，那太不值得了。」馬色林聽了，拍馬上前說：「威貴，你一片忠心，王上不久就會領略了。」

他轉回頭來，說：「這裏也沒有什麼，我們回去吧。」威貴說：「原來我們的談話，都給馬色林聽在耳中。很好，我正要他明白我心中的意思；紀討，謝謝你給我這個好機會，雖然我明白你別有用意，但是我總得謝謝你的。」他說完，轉身進營房，一邊也唱擲石黨的歌。

馬色林回到府中，滿心愁悶。他從孔明則、紀討、威貴的談話中，知道亂民一旦暴動，除了王后一個人之外，他要衆叛親離了；王后又是不顧交情的，臨時還不知道怎樣。他今晚出去巡閱了一小時，只看到一個可用的人。這個人不怕亂民，和別人完全兩樣。他早已耳聞達太安的勇名；馬色林雖是在一六三四和一六五兩年中來法國，但是達太安忠義勇俠的名氣，馬色林耳熟能詳了。可是他善狐疑，一定要確實證明，又不便去當面問他；他知道達太安是個瓦斯孔尼人，不過瓦斯孔尼人跟意大利人很有相同的地方，你要詢問他的底細，他是不肯老實告訴你的。

他們走近王宮的圍牆，馬色林先吩咐達太安等在院子，叫紀討跟着，兩個人下了馬，走入花園，主教握着紀討的手說：「方才聽你說，你在王后手下帶兵，已有二十年了。」紀討說：「不錯。」主教說：「我知道你，你除開忠心和勇敢以外，記憶力總是不差的。」紀討說：「主教也看出這點來嗎？如果我的記憶力不行，我早得意了。」主教說：「爲什麼緣故呢？」紀討說：「會做官的人，最要緊的是會忘記。」主教說：「紀討，做官不是你的專長，你是個軍人，是老王亨利四世的舊部，那班宿將，到現在零落殆盡，不久也都要去世了。」紀討說：「主教今天替我算命嗎？」馬色林說：「那裏的話！我要問你，你近來可曾留心看那火槍營的副統領嗎？」紀討說：「你說的是達太安嗎？」主教說：「不錯。」紀討說：「我不去留心他。我和他已經多年相熟了。」主教說：「他是個怎樣的人？」紀討很詫異的說：「他原籍瓦斯孔尼。」主教說：「我知道的：我要你告訴我，達太安是否靠得住。」紀討說：「屈維把他特爲心腹，你知道屈維是王后最忠實的朋友。」主教說：「我要看看他，這個人做事的能力怎樣。」紀討說：「主教如果要打聽他可是勇敢軍人，我可以負責保證。我聽見說，在拉羅西爾和別的地方，他總是衝鋒陷陣。」主教說：「紀討，你要明白，我們不幸做了大臣，不獨要勇敢的人來幫忙，還要有謀略的人幫忙；傳聞當日李却立有幾件秘密，達太安牽涉在裏面，後

來費了許多事，才弄清楚的，可不是？」紀討曉得主教要打聽從前的秘密，答說：「我却並不仔細，我從來不過問別人秘密，如果有人把什麼秘密話告訴了我，我也緘口如瓶，主教請勿見怪。」主教說：「有許多做大臣的人，什麼秘密全知道，他們用什麼方法打聽的？」紀討說：「這爲的是大臣們用人，總要各適其宜。打仗用武人，計畫用謀士。主教去找當日那班參與秘密的人物，自然就可以打聽出許多消息來。但是你要花錢買的！」馬色林笑了說：「如果真的無法可施，只好花錢買的了。」紀討說：「主教可要我推薦一位，他曾參與從前秘密事的。」主教說：「這一會我跟你說話，目的就在此。」紀討說：「我明白有一位。只要他肯告訴你，主教得了他，可以得不少力量。」主教說：「我自然有法叫他告訴我。」紀討說：「人家如果緘口如瓶，那可不容易叫他說出來。」主教說：「慢慢的總可以達到目的。你推薦的是那一位？」紀討說：「羅斯福伯爵。可是我有五年不會和他會面，不知道他在那裏。」主教說：「我知道他在那裏的。」紀討說：「主教既然知道他的下落，決不會得不到秘密的。」馬色林說：「你說羅斯福……」紀討說：「我只知道羅斯福是李却立的秘密偵探，但是我要先告訴你，你總得要掏掏腰包。李却立當日很肯花錢。」馬色林說：「前任的主教確太慷慨了。我謝謝你的好意，我今晚就會去做。」

當下他們兩人走到院子裏，主教擺擺手和紀討分別，看見有個軍官，在那裏踱着，主教走到跟前一看，原來是達太安，還在候他呢。主教說：「達太安，你跟我來，我要跟你說話。」達太安鞠躬，跟着他從秘密甬道，到了書房。主教坐下，提筆在紙上寫了幾行字，達太安恭候在旁，主教封緘定當，蓋了印，說：「達太安，你送這封信到巴斯底大監，領出信上所說的人來；你要用一輛馬車，帶幾個衛兵。小心看守這名罪人。」達太安拿了信，鞠躬退出，吩咐說：「我要四名兵，一輛馬車，和我自己的坐騎。」五分鐘後，院子裏馬蹄得得，這班人和馬車，一齊走了。

3

一對舊冤家

八點鐘左右，達太安到了巴斯底大監，監獄官叫屈勃，聽到主教有命令，趕快出迎。這位屈勃的兄弟，爲前任主教李却立所親信，大家都是知道的。從前勃桑披大將軍關在巴斯底牢裏的時候，一共監禁了十二年，同監的難友說，『我們不久期滿，可以出獄了；』勃桑披却說：『等屈勃走了，我也出獄了。』他想李却立主教死了，屈勃只有滾蛋，勃桑披也就可以出獄。誰知主教死了，屈勃仍舊是監獄官，勃桑披幾乎坐了一世的牢。

那時屈勃很恭敬地請達太安進去，正好他要吃飯，就留達太安同吃。達太安說：『我不妨領飯，可惜信面寫了立刻兩字。』屈勃說：『好。禁子，把第二百五十六號帶下來。』因爲犯人在監，只有號數，自然不知道是誰。達太安坐在馬上，看見鐵窗牢固，牆壁堅厚，不覺打個冷顫，想起二十年前，有一會他幾乎也來此做客。忽然聽見鐘響，屈勃說：『少陪了，犯人出去，是要我簽字的。請了，我們再會吧。』達太安對着監獄官微笑，心裏却想：『敬謝你的再會吧。我在這裏五分鐘，很够的了；我就是窮極無聊，——想起我是終身不會有錢的了，——我也不要作監獄官。』他還在思索，犯人來了，達太安一看，不免吃驚，犯人好像不認得達太安似的，一直就上了馬車。達太安說：『我奉命要一路看管犯人，不必鎖上這輛馬車的門，我要進去，伴同犯人坐在一起。叫跟班把這匹馬牽回去。』他吩咐完畢，下了馬，把馬交給火槍手，自己坐進車中，叫馬夫趕到王宮去。馬車穿過穹門，車裏